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戴卓爾夫人功過評說

蕭轍元 香江智匯顧問

從歷史的高度和國家整體利益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局來看，筆者或可對戴卓爾夫人的歷史功過做一個應是比較公正的評價。聯想到毛澤東晚年時期曾對自己的功過做了一個三七開的評價，即功為七，過為三；據說鄧小平也為自己做出過類似的評價。不知戴卓爾夫人生前是否也對自己的功過做出過評價，但對戴卓爾夫人的歷史功過做一個四六開或三七開的評價是較為適合的，即功為六或七，過為四或三。

戴卓爾夫人逝世了，斯人已去，爭議長存。戴卓爾夫人、戴卓爾主義作為戴卓爾時代的符號、標誌，深深地印在現代史上打下了印記。戴卓爾夫人雖然去世，但是在其國內爭議不斷，關於她的歷史功過，現在尚無定論，留待後人去評說。但是，如果從一個非英國人的旁觀者角度，本着辯證的、唯物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立場，相信還是能夠對戴卓爾夫人做出一個比較公正的評價，雖然這種評價談不上是蓋棺定論，但是也能反映出對戴卓爾夫人及其時代的一種公允認知。

鐵腕振興經濟 犧牲下層利益

戴卓爾夫人之所以成爲一個爭議人物，在其死後有人頌揚她，也有人責罵她。從英國國內來講，頌揚她的人主要來自上層精英，責罵她的人主要來自下層民眾。戴卓爾夫人是在一個英國充滿危機、國家瀕臨破產境地的時刻，臨危受命上台執政的首相，正是由於她採取了鋼鐵般的鐵血政策，才挽回了英國的頹勢，避免了英國破產的命運。戴卓爾夫人當年上台的時候，英國國內的經濟不僅面臨破產的邊緣，而且整個英國社會動盪不安，當時英國民眾怨聲載道。戴卓爾

夫人針對當時英國糟糕的經濟狀況和25%的通貨膨脹率，大刀闊斧地採取了自由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主義政策，拍賣了龐大的一萬億英鎊無效率的國有資產，放鬆了對金融、銀行業的監管，放任其金融衍生產品大肆發行，並對當時的英國大政府機構進行裁員，裁撤了20%的公務員，形成了一個精幹而效率又高的小政府來管理國家。從而使得英國經濟從負增長轉爲正增長，開始復甦。其金融業的開放吸引了國外特別是美國的資本投資英國金融業，因此倫敦保住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這種自由經濟的改革，使得英國國內的通脹率由25%降到了3%，從此英國又步入了繁榮之路。顯然，戴卓爾夫人所採用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對挽救英國經濟的危機是成功的，也爲戴卓爾夫人及戴卓爾主義在國內國際都贏得了聲望。

但與此同時，戴卓爾夫人所奉行的以犧牲下層民眾的利益爲代價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造成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社會兩極分化，對立嚴重，對英國社會特別是下層民眾也帶來了較大的傷害。戴卓爾夫人變賣國有資產和關併一些所謂無效率的礦山，以及裁減了大量的公務員，將數以萬計的大批工人和公職人員推向了失業和破產的境地，家庭的生計無以爲繼，只能

靠領失業救濟金生活。因此，工會組織了大批的失業工人和民眾走上街頭示威遊行，進行了長期的大罷工，向政府抗爭。戴卓爾夫人以捍衛民主爲由，對工會和工人採取了蔑視的態度，稱其爲小眾狂熱分子，是民主的敵人，因此戴卓爾夫人決不妥協，對工會和民眾進行了強烈的壓制和打擊，不惜採取了鐵血鎮壓的手段，造成了上萬人被捕，8000人被起訴。戴卓爾夫人採取的鐵血政策雖然平息了事態的發展，但是對英國的大批失業工人和民眾造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傷害，這正是至今英國下層民眾對死去的戴卓爾夫人永不原諒的原因所在。此外，戴卓爾夫人放任自流的金融政策所導致的金融業衍生品大肆流行趨勢，成爲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濫觴，由此可見其流毒之深、負面影響之大，貽害至今。

與鄧小平達成協議是明智之舉

戴卓爾夫人在國際上有兩件大事的處理也是頗受爭議的。一是舉兵千里迢迢趕赴阿根廷同阿根廷開戰，爭奪馬爾維納斯群島即英國所稱的福克蘭群島。英國雖然獲勝，但損失慘重。在英國國內有人認爲，爲了區區馬島大動干戈得不償失，既犧牲了官兵的生命，也耗費了國家財力；而且同阿根廷從此結下了世仇，馬島領土之爭將沒完沒了地延續下去。由於馬島戰爭的勝利，激發了英國人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大部分英國人當時因此把戴卓爾夫人奉爲英雄。另一事件是同中國談判香港的回歸問題。戴卓爾夫人以她慣有的鐵娘子風格同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較量。豈料，鐵娘子戴卓爾夫人碰上的



蕭轍元

「鋼老頭」鄧小平，鄧小平寸步不讓，意志無比堅定，堅決攻破了鐵娘子在香港問題上的最後一道防線，拒絕了鐵娘子試圖以英國歸還香港主權換取英國對香港治權的要求。鄧小平斬釘截鐵地多次回絕了戴卓爾夫人提出的要求，堅持主權和治權都沒有討論的餘地。終於，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敗在鄧小平手下。其實，戴卓爾與鄧小平最終達成的協議，是明智之舉，是順應歷史潮流和時代發展的，應受到歷史的肯定。但在英國國內，有人認爲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拱手把英國女王皇冠上的珍珠香港輕易地就歸還給中國，是鐵娘子的一大敗績。

綜上所述，從歷史的高度和國家整體利益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局來看，筆者或可對戴卓爾夫人的歷史功過做一個應是比較公正的評價。聯想到毛澤東晚年時期曾對自己的功過做了一個三七開的評價，即功為七，過為三；據說鄧小平也為自己做出過類似的評價。不知戴卓爾夫人生前是否也對自己的功過做出過評價，但對戴卓爾夫人的歷史功過做一個四六開或三七開的評價是較為適合的，即功為六或七，過為四或三。

管見集

從余若薇到劉慧卿的理虧心虛

徐庶

作賊心虛，這是中國的一句成語，有一些人做了虧心事，總是千方百計轉移視線，偷換概念，企圖掩蓋自己的劣行，好像自己沒有做虧心事的正人君子。從余若薇到劉慧卿，一談到了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行政長官，就採用了狡辯的方法。她們說，我們「沒有買賣軍火」、「沒有武裝起義」、「沒有組織軍隊」、「沒有殺人放火」，所以就不算是對抗，更沒有違法，如果違法，我早已經坐監。這種講法，完全是偷樑換柱，轉移了問題焦點。現在討論的問題，是甚麼人不能當行政長官。余若薇和劉慧卿立即把問題轉移到了刑事法律上，用買賣軍火和殺人放火作爲違法的定義。這是徒勞無功的，這不過是玩弄小把戲的掩眼法，牛頭不對馬嘴，實際上暴露了她們的作賊心虛。

選舉行政長官，涉及憲法制度，並不是刑事法律問題。偷樑換柱，說明她們毫無道理。刑事法律是規管個人造成了公眾和個人的損失和傷害，抵觸刑律，刑事法律明文禁止公民不能做什麼，違反了就會由司法機關起訴。憲法和刑事法律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憲法是一個國家的社會公約，首先定出權力來源；第二是權力怎樣行使；第三權力是怎樣產生的。每一個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根據社會的需要，制訂不同的權力產生的方法。如果違反了，就不能生效，不會出現判處徒刑的問題，也即是說，不會坐監。

政治者，就是社會公眾的共同事務，每一個持份者都有份參與，但是也制約了持份參與的程度。權力來源，其實就是一種授權法，所以討論香港問題，就一定要知道中國的憲法，知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憲法和《基本法》是互相聯繫的，但有上下的分別，是憲法授權制定《基本法》，是中央政府授權給予香港高度自治，高度自治並不是完全自治，權力的授予，受到了憲法和《基本法》的限制。憲法規定了中國的國體和社會制度，因此，由中央授權產生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首先要執行《基本法》的第一條，保證中國的主權，保證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至於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憲法和《基本法》都作出了規定。如果有人說，我抽象地「擁護一國兩制」，「抽象地愛國愛港」，但實際上卻做的是陳水扁那一套，企圖否定一國，否定中國的憲法，否定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肯定是違反了中國的憲法和《基本法》。

行政長官必須遵守憲法和《基本法》，中央政府怎麼會委任一個反對和抗拒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人，出任行政長官呢？這是憲法問題，這些人不會坐監，但是不可能被中央政府委任爲行政長官。

鼓吹違法「佔中」禍害香港

季霆剛 中央政策組前非全職顧問

反對派正在策動的「佔領中環」運動，除部分核心成員爲學者外，其他皆爲政客，以學者牽頭以掩蓋其政治圖謀，不過是為了誤導市民。表面上「愛與和平」，但實際卻與「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無異。因爲「佔中」行動在本質上就是否定「一國」，以違法行徑挑戰中央權力，等於「奪權」。原先在中東數國爆發的「茉莉花革命」提倡的亦爲非流血抗爭，但隨着運動的發展，很快演變成武裝對抗以及流血衝突，禍及整個國家和地區。在戰亂中，商業活動受阻，旅遊業低迷，經濟大受衝擊，民不聊生，社會怨氣飆升。前車之鑑，這難道是倡導者所期望的結局？

以往多次遊行中，有部分示威者在遊行結束後都會有預謀地留守在中環街道上，堵塞交通，導致秩序大亂，行人受阻，以致要由警方清場，並起訴違法示威者。當中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如果參加者刻意不守法，令政府虛耗公帑，受損的亦是納稅人及市民。一些反對派人士及傳媒認爲不守法被捕是英雄行爲，這不啻是向教育工作者面上打一巴掌，向學生灌輸犯法行爲，是誤人子弟，將是非顛倒。令人遺憾的是，教協作爲教師專業團體竟編制教材宣傳「佔領中環」，更應受到教師和家長的譴責，而部分傳媒將違法人士英雄化也是鼓吹歪風。

爲人師表者應在此時此刻深思「佔中」對於下一代的不良影響，中立客觀地教導學生認清是非對錯，否則就是違背了自己身份。如果「佔中」成事導致市民或學生受到損害，他們如何面對受傷人士？所以7成市民反對「佔中」正反映了主流民意。事實上，現時政府仍未就政改方案進行諮詢，各界理應集思廣益，在「兩個前提」下共謀有利市民的方案。

葉國謙 立法會議員

反對派的「心魔」

反對派對「國際標準」的迷信多年來絲毫不改，最近喬曉陽在深圳跟建制派會面時指普選特首有兩個前提，反對派立刻質疑中央要設立預選機制去篩走反對派人士，力斥預選並不符合國際標準，又再指摘中央政府要搞「假普選」。須知道香港普選的憲制基礎只有一個，就是《基本法》。反對派不在《基本法》的框架內尋求普選辦法，卻在《基本法》外高舉所謂「國際標準」，明顯就是有法不依。這些針對中央的指摘，其實都是反對派的「心魔」作祟，這個心魔一日不除，政改問題達成協議的前景將會繼續暗淡。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極速收回他的特首普選建議。他解釋說，因爲看到一篇文章勸他不要做「浮士德」，讓他內心感到刺痛，決定收回方案。作家筆下的「浮士德」，是一個與魔鬼妥協的人。換句話說，李柱銘認爲接受中央政府的政改底線就是跟魔鬼妥協。其實，真正的魔鬼並不存在，有的只是反對派自己內在的「心魔」。

這個心魔造成的結果，就是總以爲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因此無視香港政制發展必須要按《基本法》推行的事實，套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的說法，反對派以爲「西方花園」裡的花才是最美，「香港花園」裡的花都不美，甚至質疑是假貨。

總以爲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最好

猶記得，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的普選問題作出「決定」之後，中央官員來香港就有關決定進行解釋，時任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指普選可以有不同形式，不應簡單地說，功能組別選舉就一定不是普選。張曉明這番言論引起反對派很大的反彈，指功能組別選舉並不符合國際標準，斥中央政府要搞「假普選」。

反對派對「國際標準」的迷信多年來絲毫不改，最近喬曉陽在深圳跟建制派會面時指普選特首有兩個前提，反對派立刻質疑中央要設立預選機制去篩走反對派人士，力斥預選並不符合國際標準，又再指摘中央政府要搞「假普選」。這些針對中央的指摘，其實都是反對派的「心魔」作祟，這個心魔一日不除，政改問題達成協議的前景將會繼續暗淡。

反對派要求選舉符合他們口中的「國際標準」，問題在於他們認爲這個「國際標準」是唯一的標準，並且凌駕《基本法》。須知道香港普選的憲制基礎只有一個，就是《基本法》，反對派不在《基本法》的框架內尋求普選辦法，卻在《基本法》外高舉所謂「國際標準」，明顯就是有法不依。

被反對派視爲司法界殿堂級人物的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日前接受訪問時也說，「普選毋須根據國際公約定義，落實普選是不能對《基本法》置諸不理，香港只是特別行政區，而非獨立國家，只能在這個框架下盡能力爭取。」事實上，《基本法》只是對香港的普選安排提供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內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包括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提名的「民主程序」等等，但反對派卻沒有去討論這些核心問題，反而集中討論如何「佔領中環」，這是不是反智的做法？

「佔領中環」違反民主精神

李柱銘收回他的特首普選建議之後，接受電台訪問時一副「覺今是而昨非」的語調說，如今覺得只有「佔領中環」才能尋求政改的突破，他認爲在推動政改的過程中，市民的參與是很重要的。「佔領中環」行動的四部曲當中，其中的一部曲就是所謂「萬人商討日」，跟市民一起制訂政改方案。

最諷刺的是，「佔領中環」行動一方面主張以全民參與的形式討論政改方案，但另一方面又預先設下討論框架，提出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要符合國際標準。在這面「國際標準」的旗幟下召開的商討大會，可能只會吸引到個別支持「國際標準」的人士參與，對於認同《基本法》落實普選的市民，卻因爲沒有共同的語言而失去參與的興趣，這個所謂「萬人商討日」，最終可能變成「小圈子商討日」，制定出來的方案，也只能是小圈子的方案。

特區政府稍後會就政改進行全面諮詢，讓全社會參與政改討論，讓各方都有足夠表達意見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實在看不出「佔領中環」有何積極意義。



葉國謙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李卓人四處撥火 為了選舉害死工人

碼頭工潮仍未有解決跡象，職工盟更以資方沒有誠意談判爲由，將工潮升級，以旅遊巴截罷工工人包圍長江中環，以迫使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就工潮表態云云。顯然，職工盟是鐵了心要將一場工潮演變成大型及長期的政治抗爭行動，並且以違法的抗爭行動，迫使資方就範。然而，這些行爲已經超出了勞資談判的界線，將勞資推向水火不容的地步，更令一些外判商難以繼續營運，昨日碼頭公司外判商高寶貨運公司已宣布結束營業，按勞工法例遣散所有員工，原因是難以承受加薪壓力。李卓人的撥火行徑不但令工人手停口停，更令他們失去飯碗，他究竟是爲工人爭取權益，還是爲了挑起事端，以工人利益作爲自身政治籌碼，社會自有公論。

工潮升級 阻撓談判

李卓人批評資方沒有誠意談判，又指責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未能促成談判，彷彿千錯萬錯就是職工盟無錯。資方是否有心談判筆者不得而知，但工潮持續下去資方肯定沒有好處，而他們確實已就加薪開出了條件，儘管未必令工人都滿意，但無疑是顯示出談判的誠意。而張建宗四處奔走聯絡勞資雙方，努力也不能抹殺。目前最沒有誠意解決問題的恰恰是李卓人的職工盟。在加薪幅度上開天殺價，阻撓資方承受能力，在談判中又不斷玩弄手段排除職工盟在外，意圖主導整個談判。但必須指出的是，一直以來都是職工盟

最先與資方談判，是職工盟發動突襲式的罷工中途截劫，並將工潮不斷升級，其策略與2007年的扎鐵工人工潮是一模一樣。職工盟在談判前早已磨刀霍霍，擺出對抗的姿態，在這種情況下資方自然不會願意與職工盟談判。

最後在勞工處的斡旋下，工聯會與勞聯等重新參與加薪談判，由於工聯會與勞聯向來主張談判爭取權益，也沒有職工盟那麼多政治計算，與資方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在這些工會參與之下令談判重新啟動。但職工盟眼見談判初見曙光，唯恐被工聯會等「領功」，於是又再發難，堅持2成多的加薪幅度，堅拒任何妥協，更以此爲由指責資方沒有誠意，乘機擴大事端，發動包圍長江中環等行動。其盤算一方面是要阻撓工聯會正進行的加薪談判，令勞資關係再陷破裂；另一方面是要將工潮上升爲政治抗爭，以此吸引其他激進團體再度合流，以群眾鬥爭向資方施壓，如果成功令資方就範，職工盟就是工人的「最大功臣」，就算失敗也可當作一次政治行動，顯示職工盟的實力。

借工潮招兵買馬

事實上，職工盟這次在工潮中異常高調，完全罔顧了勞資關係，原因是李卓人要通過激進工潮在碼頭工人的陣營內插旗，以此取代工聯會在碼頭業界的地位，最終爲工黨的立法會選舉預早作部署。工聯會不但在會員人數以至覆

蓋範圍上一直領先職工盟，而且工聯會的務實立場亦得到工友以至資方的認同，所以在歷次勞資糾紛上都扮演重要角色。李卓人一直希望撼動工聯會在勞工界內的地位，於是借這次碼頭工人加薪談判出手，就是要通過工潮在碼頭工人界內插旗，招兵買馬，吸引工友加入，加上反對派政黨及喉舌聲援，對工聯會肆意抹黑，令不少工人受到誤導而被職工盟利用。經此一役，工人未見其利已經失去飯碗，是最大輸家，職工盟卻已成功擴張了實力，佈下了更多樁腳，是工潮的最大贏家，就如其發動扎鐵工潮成立了「扎鐵業團結工會」一樣，工人從來都只是棋子。而有關的插旗行動亦已在其他行業出現，預期工潮將此起彼落。

在職工盟全力擴張的背後，同由李卓人掌控的工黨卻沒有參與，原因很簡單。職工盟與工黨是各有分工，職工盟負責策動工潮，爭取會員，而工黨則走所謂政黨化路線，集中在政策及議題上的倡議，反而不會主動參與工潮，以免被外界指責爲政治干預工潮。但事實上，職工盟現在的插旗行爲，不過是為了工黨在下屆區議會與立法會選舉增加議席作準備，爲工黨提供大量的樁腳及選舉義工。因此，工潮愈激烈，拖的時間愈長，罷工工人將更加依靠職工盟，其向心力也會愈大，對工黨就愈有利，這是李卓人等一直在激化工潮的原因，說穿了就是為了選舉利益。